



汪曾祺

精短篇小说选

JING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汪曾祺

著

新华出版社



汪曾祺

精短篇小说选

JING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汪曾祺精短篇小说选/汪曾祺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66—0603—2

I. ①汪… II. ①汪…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3035 号

汪曾祺精短篇小说选

作 者：汪曾祺

出 版 人：张百新

封 面 设 计：李尘工作室

责 任 编 辑：李 成

责 任 印 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0mm×230mm 1/20

印 张：1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603—2

定 价：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钓	(1)
猎猎	(5)
抑郁	(10)
驴	(14)
冬天	(18)
斑鸠	(23)
天鹅之死	(26)
鱼	(33)
打鱼的	(38)
金大力	(41)
钓鱼的医生	(46)
晚饭花	(52)
珠子灯	(55)
钓人的孩子	(58)
捡金子	(60)
航空奖券	(62)
求雨	(65)

迷路	(68)
尾巴	(73)
陈小手	(75)
陈泥鳅	(78)
仓老鼠和老鹰借粮	(82)
螺丝姑娘	(85)
戴车匠	(88)
收字纸的老人	(93)
花瓶	(96)
幽冥钟	(99)
虐猫	(104)
毋忘我	(106)
瑞云	(108)
黄英	(115)
蛐蛐	(119)
石清虚	(125)
双灯	(128)
画壁	(131)
陆判	(135)
捕快张三	(140)
同梦	(144)
金国相	(150)
邱麻子	(152)
少年棺材匠	(154)
蒌蒿薹子	(157)
王居	(159)

捡烂纸的老头.....	(161)
瞎鸟.....	(164)
樟柳神.....	(168)
明白官.....	(175)
牛飞.....	(178)
老虎吃错了.....	(180)
人变老虎.....	(184)
护秋.....	(188)
仁慧.....	(191)
生前友好.....	(195)
红旗牌轿车.....	(197)
狗巴蛋.....	(200)
子孙万代.....	(203)
要账.....	(208)
祁茂顺.....	(211)
无缘无故的恨.....	(215)
鞋底.....	(216)
打叉.....	(220)
鹿井丹泉.....	(225)
喜神.....	(227)
丑脸.....	(230)
兽医.....	(232)
水蛇腰.....	(236)
熟藕.....	(239)
窥浴.....	(243)
公冶长.....	(246)

名士和狐仙.....	(247)
死了.....	(252)
合锦.....	(255)
可有可无的人.....	(260)
三列马.....	(264)
大尾巴猫.....	(268)
去年属马.....	(272)
侯银匠.....	(274)
熟人.....	(279)
锁梦.....	(280)
抽象的杠杆定律.....	(282)
历史.....	(285)
焦满堂.....	(288)
 编后记.....	(290)

钩

为怕携归无端的烦忧，（梦乡的可怜的土产）不敢去寻访枕上的湖山。

一个黑点，画成一道弧线，投向纸窗，“嗡——”是一只失路的蜜蜂。也许正眷怀于一支尚未萎落的残蕊，匆忙的小小身躯撞去；习于播散温存的触须已经损折了，仍不肯终止这痴愚的试验，一次，两次……“可怜虫亦可以休矣！”不耐烦替它计较了。

做些什么呢？

打开旧卷，一片虞美人的轻瓣静睡在书叶上。昔日的娇红已成了凝血的暗紫，边缘更镌了一圈恹恹的深黑。不想打开锈锢的记忆的键，掘出葬了的断梦，遂又悄然掩起。

烟卷一分分的短了，珍惜的吐出最后一圈，掷了残蒂，一星红火，在灰烬里挣脱最后的呼吸。打开烟盒，已经空了，不禁怅然。

提起瓷壶，斟了半天，还不见壶嘴吐出一滴，哦，还是昨晚冲的。嚼着被开水蚀去绿色的竹心，犹余清芬；想后园的竹子当

抽了新篁，正好作鱼竿，钓鱼去吧，别在寂寞里凝成了化石。

小时候，跟母亲纠缠了半天，以撒娇的一吻，换来一根绣花的小针，就灯火弯成钩子，到姐姐的匣内抽一根黑丝线；结系停当捉几只青蝇；怀着不让人知道的喜悦，去做第一次试验。学着别人的样，耐心地守候着水面的“浮子”（那也是请教许多前辈才晓得用蒜茎做的最好）。起竿时不是太急，惊走了鱼儿，便是太慢，白白丢了一只蝇矢。经过了许多次的失望，终于钓得一尾鱼，看它在钩上闪着银光，掀动鲜红的鳃，真像发现了一件奇迹，慌乱的连手带脚的捉住，用柳枝穿了，忘了祖父的斥骂，一路叫着跳回去。

而今想来，分外亲切，不由得跃跃欲试了。

昨晚一定下过牛毛雨，看绵软的土径上，清晰的画出一个个脚印，一个守着油灯的盼待，拉快了这些脚步，脚掌的部分那么深，而脚跟的部分如此轻浅，而且两个脚印的距离很长，想见归家时的急切了。你可没有要紧事，不必追迹这些脚印，尽管慢点儿。

在往日，便是这样冷僻的小村，亦常有古旧的声音来造访的。如今，没有碎布烂铁换糖的售卖；卖通草花的货郎的小鼓；走方郎中踉跄的串铃；即本村的瞎先生，也暂时收起算命小锣的当当，没有一个辛苦的命运来叩问了，正是农忙的时候呀！

转过一架铺着带绿的柳条的小桥，有一棵老树，我只能叫它老树，因为它的虬干曾作过我儿时的骏马，它照料着我长大，在乡下时替它起的名字，多是字典辞源上查不着的。顽皮的河水舔去覆土，露出隐秘的年青的一段，那羞涩的粉红的根须，真如一个蒲团，不妨坐下。

也得像个样儿理了钩丝，安上饵，轻轻的抛向水面。本不是

为着鱼而来的，何必关心“浮子”的深浅。

河不宽，只消篙子一点，便可渡到彼岸了。但水这么蓝，蓝得有些神秘，这才明白来往的船只为什么不用篙子了吧！关于这河，乡下人还会告诉你一个神奇的故事。深恐你不相信，他们会急红了脸说：县里的志书上还载着。

也不知是姓什么的做皇帝的时候，——除了村馆里的先生，这村里的人都是只知道“民国”与“前清”的，顶多还晓得朱洪武是个放牛的野孩子，则“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何足为怪。这儿出了个画画儿的，一点不说谎，他画的顽意儿就跟真的一般，画个麻雀就会叫，画个乌龟就能爬，画个人，管少不了脸上一粒麻子。天下事都是这样的，聪明人不会长寿的，他活不上三十岁，就让天老爷给收去了。临死的时候，跟他的新娶的媳妇说：“我一不耕田，二不种地，死后留给你的只有绵绵的相思……”取张素绢，画了几笔，密密卷好，叫她到城里交给他的师傅，送到京师的相爷家去；说相爷的老太太做寿，寿堂上什么东西都有了，但是还缺少一样东西，心里很不快活，因此害了症候。若能如期送到，准可领到重赏，并且关照她千万不要拆开来看。他咽了最后一口气，媳妇便上城去了。她心里想到底是个什么呢？耐不住拆开来望望，一看是一片浓墨，当中有一块白的，以为丈夫骗了她，便坐在田岸上哀哀的哭起来。一阵大风，把这卷儿吹到河里去了，我的天，原来是一轮月亮啊！从此，这月亮便不分日夜的在深蓝的水里放着凄冷的银光。

你好意思追问现在为什么没有了？看前面那块石碑，三个斑驳的朱字“晓月津”，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儿！

山外青山楼外楼，

夹着槐花的香气，飘来清亮的山歌，想着什么浪漫的佳话了？看水面上泛起一个微笑。她们都有永不凋谢的天真，都有一条压倒同伴们的嗓子的骄傲，常常在疲乏的梦里安排下笑的花蕾的。

一片叶子，落到钓竿上来，一翻身，跌到水面上，又被微风推出了视野。还是一样的碧绿，闪耀着青春的光辉。你说，似这样无声的殒折，不比抖着枯黄的灵魂，对残酷的西风作无望的泣求强些？且不浪费这些推求。你看，这片叶绿得多么可人，若能以此为舟，浮家泛宅，浪迹江湖，比庄子那个大葫芦如何？

远林漏出落照的红，像藏在卷发里的被吻后的樱唇，丝丝炊烟在招手唤我回去了。咦，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好吧，我把这支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的年青的梦想吧。

把剩下的饭粒抛到水里，空着手走了。预料在归途中当可捡着许多诚朴的欢笑，将珍重的贮起。

我钓得些什么？难得回答。然而，我的确不是一无所得啊。

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日报》(昆明)

猎 猎

——寄珠湖

将暝的夕阳，把他的“问路”在背河的土阶上折成一段段屈曲的影子，又一段段让它们伸直，引他漫步越过垛面，坐到临水的石级旁的土墩上，背向着长堤风尘中疏落的脚印；当牧羊人在空际振一声长鞭，驱饱食的羊群归去，一行雁子没入白头的芦丛的时候。

脚下，河水澌澌地流过：因为入秋，萍花藻叶早连影子也枯了，水越显出清冽；多少年了，它永远遂和又寂寞的轻轻唱着。隔河是一片茫茫的湖水，杳无边涯，遮断旅人的眼睛。

现在，暮色从烟水间合起，教人猛一转念，大为惊愕：怎么，天已经黑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像从终日相守的人的面上偶然发现一道衰老的皱纹一样，几乎是不能置信的，然而的确已经黑了，你看湖上已落了两点明灭的红光，（是寒星？渔火？）而且幽冥钟声已经颤抖在渐浓的寒气里了。

——而他，仍以固定的姿势坐着，一任与夜同时生长的秋风在他疏疏的散发间吹出欲绝的尖音：两手抱膝，竹竿如一个人睡的孩子，欹倚在他的左肩；头微前仰，像是展望着辽远的，辽远的地方。

往常当有一只小轮船泊在河下的，你看白杨的干上不是钉有一块铁皮的小牌子，那是码头的标记了。既泊船，岸边便不这般清冷，船上油灯的光从小窗铁条栏栅中漏出，会向岸上画出朦胧的，单调的黑白图案，风过处撼得这些图案更晕昏了。一些被旅栈伙计从温热的梦中推醒的客人，打一盏灯笼或燃一枝蘸着松脂的枯竹，缩着肩头摇摇的走过搭在石级上的跳板，（虽然永远是漂泊的，却有归家的那一点急切。）跨入舱中，随便又认真地拣一个位置，安排下行囊，然后，亲热的向陌生的人点一点头，（即使第一个进舱的人也必如是，尽管点头之后，一看，向自己点头的只是自己的影子，会寂寞地笑起来。）我们不能诬蔑这一点头里的真诚，因为同舟人有同一的命运，而且这小舱是他们一夜的家。

旅行人跨出乡土一步，便背上一份沉重的寂寞，每个人知道浮在水上的梦，不会流到亲人的枕边，所以他们都不睡觉，且不惜自己的言语，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话着故乡风物，船上是不容有一分拘执的。也许在奉一枝烟，借一个火中结下以后的因缘，然而这并不够把他们从寂寞中解脱出来：孤雁打更了，有人问“还有多少时候开船？”而答话大概都是“快了吧？”并且，船开之后，寂寞也并不稍减，船的慢度会令年青人如夏天的痱子痒起来一般的难受，于是你听：“下来多少里哩？”“还有几里？”旅行的人怀一分意料中。

而他，便是清扫舱中堆积的寂寞者。

轮船上听了催客的唢呐后，估量着客人大概都已要了一壶茶或四两酒，嚼着卤煮牛肉，嗑着葵花子了，他，影子似的走入舱里，寻找熟习的声音打着招呼，那语调稍带着一点卑谦：

“李老板，近来发财！”

“哦，张先生，您还是上半月打这儿过的，这一向好哇！”

听着冲茶时水声的徐急，辨出了那茶房是谁，于是亲狎的呼着他的小名，道一声辛苦。

人们，也都不冷落他。

然后，从大襟内摸出一面磁盘，两支竹筷，叮叮铛铛的敲起来。我不能说这声音怎么好听，但总不会教你讨厌就是了，在静夜里，尤能给你意外的感动。盘声乍歇，于是开始他的似白似唱的歌，他唱的沿河的景物，一些苗蔓在乡庄里的朴野又美丽的传说，他歌唱着自己，轻拍着船舷的流水，做他歌声的伴奏。

他的声音，清晰，但并不太响，使留连于梦的边界的人听起来，疑是来自远方的；但如果你浮游于声音之外，那你捕捉灯下醉人的呢语去，它不会惊破一分。

并且他会解答你许多未问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生客是有趣味的，而老客人也决不会烦厌：

“这儿啦，古时候不是这样的：湖在城那边，而城建立在现在湖的地方。前年旱荒时，湖水露了底，曾有人看见淤泥有街路的痕迹，还有人拾到一个古瓶，说是当年城中一所大寺院的宝塔顶子。你瞧这堤面多高，哪有比城垛还高的堤，要不是刘伯温的九条铜牛镇住啊，湖水早想归到老家这边来了。”

“这会儿大概是子下三刻了吧，白衣庵的钟声渐渐懒了。”

“船慢了，河面狭了呢。开快伤了堤，两岸的庄稼人老不声不响地乱抡砖头石块儿，一回竟开枪伤了船上的客人，所以一到这段不敢不放慢了，这年头……”

“不远便是二郎庙，你听，水声有点不同是吧，船正在拐弯儿呢。”

“船到清水潭要停的，那儿有上好的美酒，糟青鱼的味道就

不用提，到万河一带的可以往王家店一住，明儿雇个小驴儿上路……”

船俯身过了桥洞，唢呐儿第二次响起，不管有无上下的客人，照例得停一下的。他收起盘子里零散的钱，掖了盘子，向客人们道一声珍重，上了岸了，踏上了迢迢的归路。长堤对于每个脚履的亲抚都是感谢，何况他还有一根忠实的竿儿，告诉他前面有新掘的小沟，昨天没有的土塚。夜对于他原是和白昼一样。龙王庙神龛下的草席又在记忆中招诱着他，所以，虽然处处风作被，他仍旧要返到他的“家”里去。他走着如走在一段平凡的日子里。

他的生涯的另一方面是被围在小孩子们短短的手臂里，教他们唱歌，跟他们说故事，使他们澄澈的眼，梦寐着一些缥缈的事物，以换取一点安慰，点缀在他如霜的两鬓间。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跟他学会唱：

巴根草，
绿婴婴，
唱个歌儿姐姐听。

而“秋虎妈妈”的故事，还似一片落在水里的花瓣，有时会泛上一点鲜红。（祝福它永远不要腐烂。）

（如今怕要轮到我们的侄辈来听他的了。）

你要问他为什么如此熟习于河上的风物，河又为什么对他如此亲切吧？他是河之子，把年青的一段日子消磨在这只小轮船上，那时他是个令同辈人羡慕，老年人摇头的水手啊，而那时候，船也是年青的。

他本有一个女儿，死了，死在河那边的湖里。（关于他女儿的事容我下回再告诉你吧）

他的眼睛是什么时候瞎了的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们似乎忘了他是个瞎子，像他自己已经忘了不瞎的时候一样。但是他本来有一对善于问询与答话的美丽的眼睛，也许他的瞎与眼睛的美丽有关系的吧？年青的人，凭自己想去吧！

荒鸡在叫头遍了，被寒气一扑，又把声音咽下仍把头缩在翅膀里睡了。他还坐在猎猎的秋风里，比夜更静穆，比夜的颜色更深。

轮船今夜还会来吗？它也如一个衰颓的老人，在阴天或节气时常常要闹闹筋骨痠痛什么的。

你还等什么呢，呵哟，你摸摸草叶子看，今夜的露水多重！
脚下，流水永远平和又寂寞的唱着。唱着。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桂林）

抑 郁

秋天生长在淡淡的稻花香里，成熟于戟指的稻芒上。秋天总不免有些抑郁，成熟的稻穗也低垂了头！

时近黄昏，夕阳在西天烧起篝火，地面一切都薄薄的镀了一层金。在卷发似的常青树梢上勾勒起一道金边，蓬松松的，静静的。

银子像是刚醒来，醒在重露的四更的枕上。飘飘的有点异样的安逸，然而又似有点惆怅，失悔蓦然丢舍了那些未圆的梦；什么梦？没有的，只不过是些不可捕捉的迷离的幻想影子罢了。一个生物成熟的征象。

——青青的远树后冉冉的暮霭。

银子漫不经心的走着，沿着恬静的溪流，轻轻地叫唤着自己的名字：

“银子，银子，……痴丫头！要真是宝贝，为什么娘不叫你作金子？”

她心里藏着一点秘密的喜悦，不愿说给人知道。并且像连自己都不给知道似的，一涡浅笑镶在她的脸上。

她走着，眼睛跟定自己的脚尖。这脚尖，小小的，可以把她